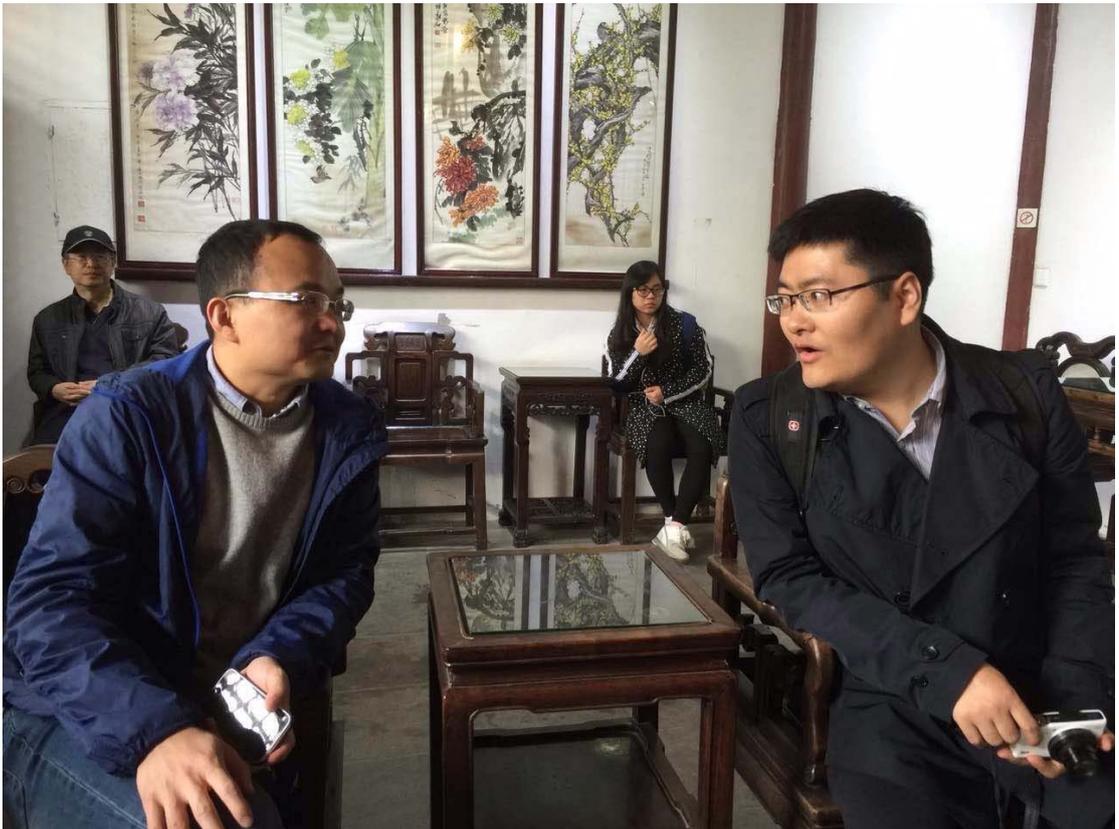


这座城，那群人

从去年4月来参加南京大学的418博士之家算起，此次多闻论坛已是我一年来的第四次南京之行了。以往做记者时就多次来过南京，那不过是我采访行程中又一座陌生的城市罢了。但这两年多次来南京参加学术活动，在一座陌生的城里有一群熟悉的朋友，连城市也感觉变得亲切起来。

在我的学术界朋友圈里，大致可分成两类：多友和非多友。很多多友是早闻其名，在开会、约稿的过程中逐渐熟识起来，而很多原本就认识但不是多友的朋友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来。不用太刻意，我们总能在各种学术活动中发现多友的身影。多闻雅集至今已有173位多友，每年虽有中华青年新闻传播学者论坛这个活动，但对一个学术社群来说，似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纽带把大家聚集起来。此次多闻论坛是一次非常可贵的尝试，特别是以两望报告、引子论文、集体讨论为主的会议形式比传统会议有了很大的创新。于我而言，判断一个学术会议是否有参与价值的标准是两个：其一，是否能看到优秀的作者和高质量的论文，其二，能否见到意气相投的朋友。在多闻论坛上，我看到了很多不错的文章和研究计划，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已经是不能再完满的结果了。



白红义：5月底交稿。

李红涛：生命原来就是一个接一个的 deadline。。。。

多闻雅集是一个成长中的学术社群。感谢南京地区的诸位多友，为我们在微信群的虚拟空间之外，精心打造了多闻论坛和多闻学院这样的现实载体。对于一个学术社群来说，这样一个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为什么只有在南京才真正有了多闻论坛的尝试？李老师在多闻论坛开幕式上从城市空间、行动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原因。看起来，这依旧是个 agency 与 structure 的关系问题。就我个人的感觉，虽然从总体数量上看，南京地区的多友不比北京、上海和武汉，但南京多友这个小团体内部很有凝聚力，执行能力很强，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地方的多友学习。

在南京多友中，我最早知道名字的是郑欣老师。10年前，我还在当记者时，就买过他的大作《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后来眼见抗争政治在国内渐成显学，却不见郑欣老师再有相关议题的作品，后来才知他毅然投身到传播学研究了。不然，应星老师恐怕就要慨叹：“既生星，何生欣”了。2013年，在清华的青年传播学者会上，我正好坐在郑欣老师后头，才算第一次见面。

丁和根老师是我2011年在复旦见过的，这次听了很多他的段子，很有点冷面笑匠的味道。邹军和骆正林两位老师是我的同门。邹军老师是我的同门大师兄。2007年，我开始备考复旦新闻学院，邹师兄彼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百忙之中接待了我的来访。我初次尝试就考中，师兄的点拨非常重要，我一直铭记在心。骆老师是我导师黄瑚教授指导的博士后，2013年在浙江大学开第一届长三角青年传播学者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那次会议还见到了祁林老师，果然是很帅。

王辰瑶、袁光锋两位老师都是先见其文再见其人。我在一家C刊做特约编辑，经手过他们的论文。其实读博期间就读过辰瑶老师的大作，至今仍被我列作所里研究生上课的专业必读书目。辰瑶现今执掌辰瑶传媒集团，旗下新记者微信公号上的文章都很有质量。光锋与我都有政治学的背景，我年纪比他痴长几岁，但在学术研究上他是前辈，那么早就在台湾的《思与言》杂志上发表关于雷锋的研究论文，这几年更是大作频出。



对面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很好。

庄曦老师是我2010年参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暑期班的同学，她的笑容很能感染人。张宁老师、付晓燕老师与我是同期多友，曾在香港朝夕相处一月。听说张宁以前留长发，不知是何等高大威猛的模样，请各位自行脑补。晓燕钟情于生命史研究方法，简直是在用生命来教学和研究，可惜她在美国访学未能见到。

去年4月18日，我来参加南大的418博士之家（这个日子纯属巧合）。王蕾和李明两位老师也来听我胡言乱语，浪费他们的时间，深感抱歉。去年7月的内蒙古之行又结识了几位南京多友。那是第一次见到朱丽丽老师，感觉和南大新传学院官网上的照片好不像，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还有帅气的张红军老师。我们都是多友中庞大的红（宏/洪/虹）字辈，群里还有先红、余红、红雨、艳红、红艳、洪忠、敬宏、宜虹、沈洪，对了，还有多友之友红涛。这么多红在一起，想不红都难啊。

当然，还有我失散在南京的弟弟高山冰老师。我之前看到他照片时就觉得与我有点相像，因为我们都长了一张正直的国字脸。我很欣慰，这次多闻论坛上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一点。2013年，我在重庆开会时遇到李红涛老师的一位同学朱强，也与我极为相像。我发现，自己的学术之旅就是不断寻找兄弟的过程。来，大家一起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请自行寻找两兄弟。

最后，还是要感谢南京大学以及南京地区的各位多友精心的筹划和周到的安排，感谢李金铨老师一手创建的多闻雅集。

院新闻研究所

白红义 上海社会科学

2015年4月18日改定